



看日出——

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

邹德依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看日出——

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

邹德侬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 / 邹德依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112-13020-7

I. ①看… II. ①邹… III. ①吴冠中 (1919~2010)
—书信集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3464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刘 静

装帧设计: 付金红

责任校对: 张艳侠 王雪竹

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
邹德依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960毫米 1/16 印张: 29¼ 字数: 580千字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ISBN 978-7-112-13020-7

(2042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1976年春，我赴北京前海北沿看望吴冠中老师，拜读他的近作，见到一幅水墨小品，名为《忆付家台枣树》。我正在读完画面周围密密麻麻题字的激动中，吴师说，“送你吧”。我怀着欣喜与感激，连向吴师鞠躬致谢。

画面中间略偏左，满铺两颗枣树，树干、枝桠曲曲折折，红枣、绿叶麻麻点点。题字从左向右，自右往下，再由下而左，围着枣树几乎布满一圈，形成衬托枣树的一个灰面，好一幅彩点、墨线与灰面的小小交响诗。画上写的是：

“三月，所有的树木都已抽芽发叶，只枣树光秃着乌黑僵硬的干枝，死一般的沉寂，全不羡慕春色。

小院角落，平野荒漠，深山空谷，只要能伸下一脚，便足立命安家。

虽然瘦，顶风不低头。曲曲折折，遍体枝节，针刺密，并非就是荆棘，秋来挂满果实。

枣实甜蜜，红不似血，红得沉着朴实，是独特的红色，枣红色。”

这是吴冠中老师所独有的，与他的绘画同样具形式感的深邃文字，非诗，非词，也不像杂文，却有着与诗词及杂文一样的韵律和灵魂。这，是他在“文革”漫漫黑夜里的自叹，是他文字版的“自画像”，更



图1 吴冠中，墨彩，
1976，忆付家台枣树

芒。而在这66封个人信件里，吴冠中表达思想更为自由、直白。他对后生的满腔热忱，他对自己坦白而真诚的剖析，他针对社会艺术愚昧所作的精准而犀利的批判，以及他那隽永而优美的文字……无不鲜明地道出他压在心底的艺术诉求，生动地反映出他在新征程中的喜怒哀乐。每当翻动这些书信原件，那纸张、那字迹，真实而生动地诉说着那年月、那事情，字字让人怦然心动，信中字句的文学品性，散发着阵阵醇香……我愿与更多朋友分享阅读中的百味，共睹吴冠中艺术的凌晨及日出时光。

这些信写在35年前，事情的确离我们很远了，但内中的道理却离我们很近，它对当今艺术社会和艺术人生的警示作用，依然鲜明。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市场业已形成，社会对艺术之宽容度，已经和现代艺术的故乡相差无几，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谁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自由境界。然而，就在这创作环境最开放、学术研究最自由的时日，我们的艺术创造力，包括建筑艺术的创造力在内，似乎并无相应幅度的提升，甚至有些下降。许多艺术家或建筑师，在艺术难关面前，绕开艺术门类的本体，企图走一条易操作或模仿之路，辜负了这个宽松时代赋予的创造环境。

吴冠中艺术艰辛而独特的进程，清楚地验证了作为艺术家的必备性格——要创造，现代性的创造，中国文人的创造。这个进程也指出，

是吴冠中艺术在困苦的环境中，顽强拼搏并最终将崛起的预言式写照。今天，我们都在享用着吴冠中艺术红得沉着朴实的甜蜜枣实。

1975年5月27日，吴冠中老师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的第二天，我和俞寿宾、张效孟三个业余画友开始了与吴师的一段亲密接触。在日夜相随的一个月崂山和市区写生中，详读了他艺术创作过程的细枝末节，聆听了他艺术人生的苦恋求索，领受了他作为教师的伟大人格魅力。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特别是此后到1987年末的12年间，吴师给我等回的66封信，不但饱含他对我，一个建筑艺徒关爱、教育和扶持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们注解了吴冠中艺术迎着一切险阻去创造，赋予中国艺术以国际视野和现代精神的艺术进程。我庆幸，当年自作主张违背“信勿保留”的师命，小心珍藏了这些文献。

1980年代初，吴冠中艺术已坚定地跨越过“油画民族化”路标，开始了充满艰险的“中年变法”历程，他以“油彩墨彩转轮来”所激发的全新创造力，成功地画出了一批融中西艺术于一炉且具强烈现代性的全新中国绘画作品，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那以《望尽天涯路》为代表的传奇艺术生涯，以《风筝不断线》为代表的艺术理论，以及包含在1987年出版的《吴冠中文集》¹中的艺术思想，当然还有同时期举办的
那些画展和出版的种种画册，都是吴冠中艺术冲破黎明前黑暗时刻的光

1 吴冠中.吴冠中文集.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

创造没有近路，甚至没有路。吴冠中当年面前也没有路，他像鲁迅在《两地书》里所说的那样，顾不了那么多的危险，“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跨进去，在荆丛里姑且走走”²。吴冠中艺术在“只能伸下一只脚”的地方起步，勇往直前，“顶风不低头”。也许，真正的大师，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都需要历练苦难，生活的，思想的，当然更有专业的。吴先生在这些信中表达出的那些创造中的痛苦、快乐甚至“狂妄”，值得今天的从艺者认真体味、践行。

我和俞寿宾、张效孟是对吴冠中艺术生活片段的近距离观察者，尽管视野不宽，时间不长，但所见真切，感触良深。当时，我们不过是三个普通的业余绘画青年，如今，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热爱美术的“70后”老汉。我们没有画出令人瞩目的“名作”，也没有做出动人心魄的“大事”，然而，我们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能融入吴冠中艺术及其思想而骄傲。他的思想不但指导了我们工作中与美术有关的领域，同时在艺术视野、思想方法乃至做人处事方面，吴冠中艺术及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关键性的、持久性的。“崂山问道”之后，我确立了探求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的人生目标；返回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以后，努力读书、译书，西方现代艺术的，西方现代建筑的，以至后来偶然落脚于中国现代建筑的研究，都与吴冠中艺术思想和吴冠中老师的直接扶持有关。

2 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师恩如泉，我辈无以报答。

面对这些信件，我想起第一次见吴先生时，看到他带来的几幅画，其中两幅至今不忘。一幅是油彩《野菊花》，那野菊，繁盛、强壮，表现在山岩杂草中冲破一切困难向阳怒放的生命力。野，胜过家，家菊已听人管束，往往故作姿态。而野菊，按照自己的意志生长壮大，尽管生存条件困难，仍然长得茁壮而且快乐。另一幅小型水墨是《黄山日出》³，那是我见到吴师的第一幅“中国画”，群松向左右甩开臂膀，层云上下交错漂浮，云顶闪出半个红日，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吴师的画中出现太阳。这两幅作品，一幅油彩，一幅墨彩；野菊在地，红日在天。它们似乎是一个明白的预兆，吴冠中艺术必然在横跨油彩和水墨两块田园的轮作中，在祖国的原野上，冉冉升起一轮艺术红太阳。

3 初见此画不知画名，但因那个红太阳印象深刻，故认为应该叫《黄山日出》，后来见出版物命名此画为《黄山云海》。

目录

前言

001 一 崂山闻道

047 二 师恩如泉

379 三 同学同耕

395 附录

396 附录1 在绘画实践中学习“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体会·吴冠中

410 附录2 有感于本书的译出·吴冠中

413 附录3 我的美术缘·俞寿宾

417 附录4 为现代性而战斗：吴冠中艺术的第一品格·邹德侬

421 图版资料

453 参考文献

455 后记

一 崂山闻道

01 补修

北京方庄吴冠中老师家中的茶几上，有块拳头状的石头，那是他1975年去崂山写生时带回的，上刻“误入崂山”四个大字；边款曰“乙卯夏于崂山写生得此留念宜兴吴冠中”；落款“进家镌”⁴。

吴师得石不久，曾兴奋地对我说，要在那块石头上刻“误入崂山”四个字，我顿时想到，这个“误”字，用得实在绝妙！虽然他带领的写生队伍在刚刚进驻营地的中午，就发生了闯山、迷路、夜幕“逃命”的惊险，确实算得上“误入”。但在写生期间，他却一直在赞叹崂山的石、松、村落及山海之壮美，并为画出一批他自己满意的佳作而欣喜，甚至后来他登泰山时，还在与崂山相比，夸赞“崂山之朴”。明明崂山是“意想不到”的好，这里却用了一个“误”字，也只有吴先生，才能派遣出如此奇妙而幽默的文字。

对我而言，当时作为一个在“绘画”和“建筑”边缘已经游荡了13年的“美工”，一个在文革的喧嚣和彷徨中苦苦思索出路的青年，有幸追随吴师崂山写生的过程，不单单是一次深度的绘画技艺的“再教育”，更是在他的关怀下，探索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方向的历练开端。

1975年，我所在的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工厂，为支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而设计制造的客车，已经接近尾声，其中有两辆公务车，要以政府的

4 王进家，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当时在青岛工作。



图2 王进家，石刻，误入嶗山

名义，赠送给两国总统专用。车厢里，要分别安装一幅绘画作品，规定的题目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雪山和赞比亚的维多利亚大瀑布。

我的同事，1964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的朱君，专程到母校请来了刚从“牛棚”返京不久的吴冠中老师，来完成此项任务。由于当时不可能去国外写生搜集素材，厂领导决定就近去嶗山。他们说得好，那里既有山，又有瀑布……其实，嶗山有山无雪，所谓瀑布，也不过是雨季才有的道道细流，根本解决不了创作非洲景色所需的素材。但是，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倒是可以痛痛快快地去画画了，那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美差。岂不知，吴先生一接受此任务后，早已在家画好了《雪山》和《瀑布》两幅画稿，不用出门写什么生，就满可以交差了。

吴师的到来，乐坏了我们几个爱好绘画的大青年。我之渴望见到他，因为我知道他曾在清华大学教过建筑系的水彩画，有点儿天然的亲近。我读过他介绍自己画水彩“四个阶段”的文章，看过他淋漓酣畅的《江南水乡》等水彩作品，我还听说他深入研究人们很少涉足的一块禁地——“形式美”，而且被扣过“形式主义的堡垒”的头衔，因而渴望向他讨教关于水彩画和建筑“形式美”问题，那是在建筑系读书时，落下的“形式美”情结。所以，一听说吴冠中来了，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带上自己的一包水彩画，与

我的同事兼画友俞寿宾、张效孟，到工厂招待所拜访他。

面前的吴冠中先生，身体清瘦，乡音浓重，一团精神。我们各作了自我介绍之后，我问他：“吴先生的笔名‘荼’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吴先生笑着大声说：“荼——大毒草！”大家在笑声中，消除了初次见面的一切拘谨。

他出示了《雪山》和《瀑布》两张油彩画稿，说：“这是为应付任务，在家里参考图片画的”，接着讲：“这不算创作，我最反对画照片，没有灵气。”画稿幅面不大，画在自制的白面胶合板上，我们看见画面，眼前一亮：银灰色调，清新大气，落水、树木笔触飞扬，我们那长期被屏蔽的眼睛，已经多年没得到如此的视觉享受了。

接着，我们急切地向他讨教。我先谈了对水彩技法的几个疑点，比如，水彩画到底可不可以加水粉？能不能用黑之类，因为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不许的，近来却有些迟疑。他说：“你们画水彩当然可以结合水粉，有时一片水，水上有几只小白鸭等东西，也要空出来，这太难了。如果用大片颜色涂好水面，再加上粉子，也不讨厌，反而增强了水彩的表现力。”我说：“我的老师杨化光⁵先生说过，不好用水粉，画面会不透明；也不可用水黑，发乌，没有色彩感”。吴先生说：“杨化光老先生很仔细，她可能怕画面弄脏，实际上用白用黑都不要紧。”他进一步解释说：“黑，我是一定要用的，在绘画的调色板上，我总把黑放到最重要的地位。黑色很丰富，中国画用黑达到很好的效果，黑色加进去，画面就有力，有精神。所谓不用黑，那是印象派的主张，他们有时为了取得阳光下丰富的色彩效果，是不用黑的，效果是不错。但黑还是要用，画面精神，有中国东西。”

吴先生快速翻看了我的百余幅水彩，取出其中两张说：“这两张不错，看得出来，你画得很辛苦。”他说：“从水彩技法上看，水分的连接，时间的掌握都合格。”他一转话锋说：“建筑系的学生总是追求技法，虽然技法基本掌握了，可是，画面并不耐看，没有感染力。”“你要问问自己，艺术在哪里？画画到底追求什么？不是技法，是艺术，技法为

5 杨化光先生，美术教育家，油画和水彩的写实主义大师，她是与徐悲鸿同期留法的画家。

艺术服务。”

老实说，我带去那么多画，本想也听他几句夸赞，参加工作后，直率的批评已经很难听见，听来也很不习惯了。但是，当他发问画画“到底追求什么”的时候，完全驱散了我遭受批评的失落，使我心头震撼，有一种被批评得心服口服的快感。他以尖锐的教师眼光，看穿了我绘画的局限。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画画，尽管对“构图”问题从不忽视，但确实也从未认真想过，我画画对艺术有何追求。吴先生的批评，帮我颠覆了自己熟悉的路子：用自己熟悉的技法，去画自己熟悉的景物，好像每次都成功，但每次却都在原地打转。

我还一并检讨了，作为建筑系学生在绘画方面的先天不足，如题材比较“窄”，形象比较“板”，多限于静的建筑，缺乏对人物或动态事物的描写能力等等。我虽然心情有点儿沉重，但马上就快乐起来，我相信，跟随吴老师去写生，一定能学到些在绘画里追求艺术的能力。

见到吴先生的第二天（5月28日）早8点，待厂领导开会审查完《雪山》和《瀑布》，我们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往市里跑，他坐我车子的后座上。我们登上观象山，观察之后，又下山去了中山公园。在那里，他用油彩画了



图3 吴冠中，素描，1975，青岛雪松

我们往常熟视无睹的三棵雪松，他说：“这是三个性格坚强的人物！”追随老师学画的一个月，就此“开学”了。几个小时后，他对着画完的画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没画好，就算了吧。”在回程路上，他还在说那三棵雪松，“要想画得结构有力，小笔的树枝就像钢筋，大块的枝干就像水泥，钢筋水泥打在一起才有力量。这样的画法，大笔才不失之空洞，小笔才不显琐碎。”

从崂山回来之后，吴先生又找到了那三棵雪松，在整幅宣纸上，花半天的时间，用钢笔画了一幅大素描，像是对上次“失败”的“复仇”。我被那过程看呆了！偌大的画幅，铺在一块小画板上，他把大出画板以外的宣纸，包在画板后面，板上只见画面局部，胸中却把握着构图整体。他只用钢笔，只用点、线，绣花似地把形象刺满宣纸。那天风有点儿大，移纸时，刮得宣纸哗啦啦乱颤。待素描完成，他唰地一下展开整幅，画面结构完整，雪松搭肩勾背，昂然挺立，坚强自若。他和我们都很激动，我第一次看见用一支钢笔完成一整张宣纸的素描。我说：“今天吴先生用一支手枪消灭了一个团！”他说，“对，对，钢笔是手枪，轻武器，油画就是重机枪。”

第三天，我们又骑车上路，途中，吴师突然叫停，跳下自行车后座，向马路对面一片灰蒙蒙的小树林走去。我们不知所以，有同伴说：“吴先生是不是要找个地方小便？”当他回身要支画箱画画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看中了那片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还能入画的“苗圃”；那成千上万的细树苗，可怎么下手啊？只见吴师一上来就用一把大刷子铺出底色，然后，并不在意那些枝枝条条，而是整体画出群苗，待工作过半，收拾画面时，才具体勾出近处的形象，一下子，千树万树就生动地显现在我们面前；那衬托树苗的山，则是从别处“搬”来的。看得出，吴先生对这画比较满意。

吴先生很喜欢苗圃这个题材，1976年在龙须岛写生，仅隔几日，就画了两幅，一是《苗圃》（苗圃白鸡），一是《小院春暖》，同一题材不同气氛。对此，他在文章里作过描写。我找不到青岛的原画，这里出示龙须岛的



图4 吴冠中，油彩，1976，苗圃